

文学新观察

当今文化散文 往何处去？

杨 鸥

余秋雨的文化散文《文化苦旅》在时隔22年后的今年重新出版，引发人们对文化散文的关注。《文化苦旅》开启了新的散文时代，余秋雨凭借渊博的文史功底和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写下的这些散文，不但从多种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化丰富的内涵，而且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。从此以后，写文化散文蔚然成风，文化散文为散文的百花园增添了一种新类型。文化散文发展到今天，呈现怎样的样貌？会有怎样的发展？

文化散文更有文化底蕴，意味更丰厚

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陈剑晖认为，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的确开启了一个散文的新时代。他的文化散文提高了当代散文的文化品位，扩大了当代散文的影响，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。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。虽然人们对余秋雨有种种争议，但余秋雨的确对当代的散文创作做出了贡献，使当代散文从僵硬、保守、小气的格局中摆脱出来，这个贡献是谁也不能取代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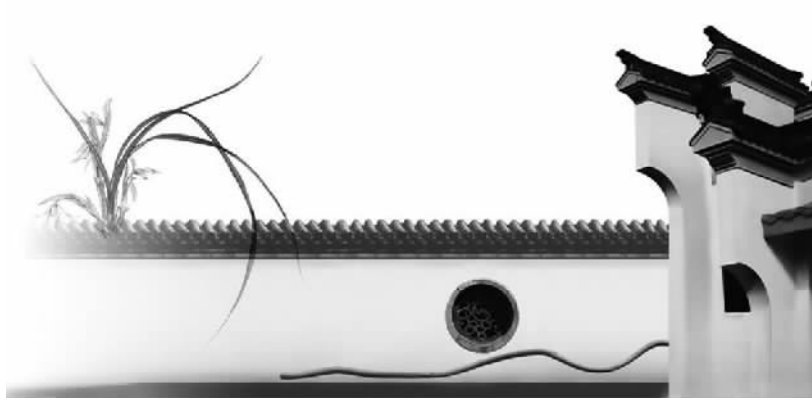
如何界定文化散文？陈剑晖指出，文化大散文首先应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写作对象。其次，与传统散文相比，它更倾向于写大题材，抒大感情，篇幅一般都较长。第三，视野较开阔，较注重理性，结构上突破了杨朔“苏州园林”式的结构模式。陈剑晖解释，文化散文虽与学者散文有相同相近之处，但也有区别。从题材与主题看，文化散文偏重于历史上的重大题材，专注于寻求历史的正解；学者散文更多的是追忆童年往事，青年的读书生活，或介绍读书会以及科学等方面的知识。再从表达方式看，文化散文感情色彩更浓，较注重文采，理性思辨也较强；学者散文则自然平实，娓娓道来。

散文作家祝勇近年出版了《盛世的疼痛》、《故宫的风花雪月》等文化散文，在他看来，“文化散文”这个说法颇有些暧昧，因为散文是文学的一个种类，更是文化的一部分，散文本身就是文化，不需要再用文化来界定。就像我们在提到警察时，无须再说他是“维护法律的警察”，这世上莫非还有黑社会警察吗？

“我当然理解命名者的初衷。至少为了言说的方便，我们大可不必那么严密。就拿‘文化散文’来说，这么多年来，它的意思早已约定俗成，就是指那些有‘文化’的散文，也就是以历史、哲学、文化为言说内容的散文，相对于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的那种小情小调、咏物抒情的小散文，更有文化底蕴，意味更加丰厚，篇幅也更长。”祝勇说。

当今文化散文注重展现历史中的人性和心灵性

当今依然有很多人在写文化散文。在陈剑晖眼中，当今的文化散文写得较好的有王充闾的系列文化散文。王充闾有相当扎实的古代文学功底，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材料，有平正的文化态度，又注重展现历史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。艾云的《黄金版图》，以柔韧的叙述和丰富的想象，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记忆，书写了近代史上那些守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不死灵魂。詹谷丰的《书生的骨头》以饱满的语言，镌



刻出自民国以来一代知识分子的挺拔风骨，诠释了关于独立精神的深刻内涵。这些都是文化散文中的精品，是难得之作。这些散文更注重野史，即散落在民间的历史碎片，也更注重历史的细节和展现历史中的人性和心灵性。

祝勇有自己切身的体会，他认为，“文化散文”首先要合乎文学的要求。文学考验一个写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力和艺术上的创造力。文学和世界是互相塑造的，历史文化和写作者的内心也是相互塑造的。没有内心的感应，历史和文化也就变成了僵死的知识卡片，没有了冷热，没有了活力。我曾经写过许多历史人物，比如“袁崇焕与明代绞肉机”、“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”，还有王羲之“永和九年的那场醉”、“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”等。他们朝代不同，处境各异，但这些看似无关的人物，却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，我是通过他们来书写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的认识，书写我对命运的理解。落笔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的魂就附着在我的身上，感觉到他们的体温、伤痛、脉动。我热爱书写历史，是因为历史无限的宽厚，可以让我的生命与想象力无

限地展开。

祝勇引用麦家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所谓的创新，也包含着对旧的事物的重新理解。”祝勇举出像安意如《再见故宫》、邵丹《重门》、南子《西域的美人时代》等这些散文，都写得好，尤其需要注意，这些都是女散文家。在我们印象里，女散文家似乎更关注私人空间，而不大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。现在，这种性别上的差异越来越不明显了，越来越多的女散文家在写作中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兴趣，呈现出深郁的中国特色，当然也有她们自身的气息。

应多一些生命意识的渗透

陈剑晖认为，当今的文化散文的不足，既体现在散文的视野、气度、理性精神和对历史的把握上，也体现在感情的介入，文体的创新，语言的表达等方面。必须承认，当前文化散文的问题很多，现状堪忧，表现在：一是知识崇拜，这在余秋雨后期的创作和追随者那里尤其明显。二是追求大题材大感情，以及与此相应的长篇幅。三是忽略了个体的真切体验和生命的投入。四是缺少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。当然，这些是从大的方面说，其他的问题还有不少。

祝勇认为，很多“文化散文”都写成了知识的堆砌，成为写作者炫耀知识的工具。这是当前“文化散文”流于浅薄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知识是工具，是拿来使用的，不是拿来炫耀的。它是必需品，不是奢侈品；是共享资源，不是给少数人的专供品，因此不需要炫耀这种知识上的特权。

陈剑晖指出，总体来看，文化散文在走下坡路，前景不太乐观。不过如果文化散文能将史、思、诗三者融为一体，同时少一些“高大上”题材，少一些文化感叹、文化悲悯和文化陶醉，多注意在野的文明，异质的文化，多挖掘沉潜于民间的文化碎片，同时多一些生命意识的渗透，多一些有血有肉细节描写，以及人物心灵世界的剖析，如果能做到这些，我对文化散文还是有信心的。

祝勇表示，我对任何前景都既不乐观，也不悲观。假如世界上没有了散文会怎么样，假如我们的文字中缺少了过往文化的照耀又会怎么样，我们一想就知道了，答案也就不说自明了。

□散文

古茶情思

宁新路

古树太老了，已有几千岁。它身壮如牛，参天蔽日，而近乎干枯的身躯却奇妙地长出新的树，新树枯了又从树身长出了新树，新树长到了云层。古树虽老态龙钟，老得数不清年轻，但看上去又那么年轻，因它枝繁叶茂，仍吐新绿。云南澜沧景迈乡千年古茶园，使人怀古情感油然而生。

一群万里迢迢来的老人拜会它，在古茶树下长跪不起。他们长久仰望古茶，鞠躬、磕头，口里念念有词。他们说的是祭神祭祖的虔诚感恩之词。这些老人的举动，让驻足茶园的年轻人，也进入神圣的情感氛围中。众人转过神来，才感到这园子和古茶的不同寻常。这是不同寻常的古树之神，在它面前，心中升腾神圣的庄严和深切的敬畏，以朝圣般的敬畏和祭神般的庄严行跪拜礼，是自然的事。

这满园古茶，会让人产生无限联想。那些跪拜的老人，分明是有了深刻联想的人，也是深怀感恩的人。他们要对这些历经沧桑的圣物，表达人的敬仰，人的感恩。这些古老的树，如同百岁老人，从久远的岁月里诞生，从小苗长成小茶树，从小茶树长成参天大树，在数千年酷暑严寒里走来，历经了多少困苦，才葆得一春一开花，一花一季香啊。

谁也数不出古茶的年轮，那就看树皮吧。从它那如顽石般坚硬的厚皮，也是盔甲的裂沟里，似乎能察觉几分它年龄的奥秘。这些跪拜的老人，一定是些



陈亦叔摄

看懂古树的人，不然怎么会双膝下跪，还眼含泪水？

古茶吐着芬芳的花，抽着娇嫩的叶。花和叶的清香，飘荡在绿色的春风里，沁人心脾。老人虽是在跪拜树神，而更多的情感是为感恩。

他们祖先喝过这古树上的茶，因而他们的祖祖辈辈喜欢上了这树上的茶。他们喝这树上的茶消食解渴，喝这个树上的茶醒脑明目。他们至今在喝它，他

们的子孙也深深喜欢上了它。他们明白，他们血液里有这古茶的养分，他们的肠胃离不开这古茶的滋润。他们感恩它的赐予，也感恩它的美妙。

这古茶是有魂的，它给人带来了身心的愉悦，体魄的健康。世上有多少人，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世上多少人每天在喜欢与寻觅它？那漫漫的茶马古道，是怎么形成的？是因为有这古茶的清香。古茶的清香，飘遍了云南，飘到了华

夏大地，还飘到了世界每个角落。

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人，不管是做什么的人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无不喜爱它的清香，无不喜爱它的柔情。于是，古树上的茶，被精心采摘，装上精美的盒子，贴上华美的标签，走上茶马古道，源源不断运到遥远的地方。

站在这浩大的古茶园，会看到赶着马车的商人，在园外苦苦等候茶叶下树，在苦苦等候装茶后远行的马帮；会听到茶马古道上那成群结队的马队，驮着古树的茶，去缅甸，去越南，去京城，去欧洲的铃声；会在脑海里闪现一辆又一辆装着古茶的马车，急急匆匆地在茶马古道上赶路。古茶，不仅滋润了一方，也滋润了整个世界；它的芬芳与柔情，已永久留在人们心头。品过它的人，都觉得芳香留心，脾胃温暖。它不只是一种饮品，而且成了文化。渗在人们血液里的是茶魂，而留在人们记忆和血液里的是文化。千百年来，它奇妙无穷的香美与柔情，让人变得儒雅，让人变得细腻，让人变得豁达，也扩大了人们生命的年轮。

古茶树养活了一代又一代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。古茶仍在发新枝，它对人而言是古树，而它却不像古稀老人那样风烛残年，它仍蓬勃旺盛。它还会生长很多年，恐怕一代人或几代人，很难看到它倒下。它还会创造诸如茶马古道等影响世界的神话，也会创造出更为悠长的奇妙文化，也还会被这一方的人和世上的人长久敬仰。

□散文

活出自我的美丽

简 宛（美国）

20多年前，我曾在国外的报章上看到一位87岁的大学荣誉教授，她为了读懂儿子的学术论文，再度进入大学选修化学，接着又为了使用电脑，方便写作和玩电子游戏，虽已近九十高龄，还从头学习使用电脑。但是她的特殊不仅是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而是她始终了解自己所爱，她身处在家日理三餐，教养儿女，她一直等到45岁才开始进入芝加哥大学，56岁才成为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。她不说过去，只对访问者说了一句话：“改变是可行之道，而且经由改变，往往带来更有价值的转机。”

她是我所知道的最有智慧而美丽成熟的女性，她的故事，深刻地留在我脑海中，也影响了我对美丽成熟的新注解——美丽来自内心一念之间，那一念正是心态转移，也是改变的契机。她的故事鼓舞了我，多年来在听到太多自限与自哀的否定心声后，我常想到真实的生活经验是最好的镜子，这些活得越来越美丽的生活经验，正是很好的生命写照。

3年前返台时，那时正巧是好友薇薇夫人开画展，看到年近八十的她，容光焕发，潇洒帅气，甚至比30多年前初识她时更加从容与自在，她的美丽再次来到眼前，唤起我心中的感动。

美丽真的有迹可寻吗？美丽真的有秘诀吗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爱美是人的天性，谁不爱自己容光焕发、神采飞扬？但是生活在资讯发达的21世纪，美的标准因人而异，也各有选择。有人用美容手术妆点自己，有人用内化转换，改变心境，活出自己，结果一样美丽，差别在于：前者会随着岁月老去，后者会随着时光越活越美丽。梭罗的名言跃然显现于我眼前：“如果一个人不能与他的同伴步伐一致，那是因为他听到了自己心中不同的鼓声，就让他随着自己的音乐前行吧！”

我接触到几位从50岁到85岁的美女，她们有自己的鼓声，也清楚自己的步调，不盲从不迷失，她们选择了自己心中的音乐一路跟随着前行。

以今年85岁的赵文女士为例，半个世纪前，在社会普遍穷困，生活克难的大环境里，家有学龄及稚嫩儿女，她不仅一肩担起，还鼓励丈夫出国深造；同时也没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她完成了念兹在兹的学业。她的毅力，成就了自己，也成就了家人。

80岁的薇薇夫人，数十年前曾为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，奔波于家庭与工作之间，还得每天伏在厨房小桌为报社写专栏，至今仍为妇女朋友感念在心的“薇薇夫人专栏”曾鼓励了多少无助的妇女？但她没忘记内心的鼓声，退休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画笔学艺作画，用自己的画笔彩绘人生。

廖玉惠的散文早已在国内文坛树立了一道标杆，她不仅以文传世，更以爱树人。但是有多少人了解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？她的圆融与温厚，深藏着多少她童年以及成长中的委屈苦涩？那来自早慧的折磨，终至内化成今日的美丽。

13岁就随三姊到台北谋生的赖凤琴，也许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但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处处存在着像她这样美丽的人，单纯、用心而专注，在经济刚起飞的20世纪70年代，她代表了那捉住一线希望、追随着心中的鼓声勇敢前行的一群。从15岁开始，在她手中搓揉梳洗过多少的头发？日日夜夜“从头做起”。在长长的工作时间之后，短暂的休假日，她放下剪刀，立即背起书包，读初小，读夜校高中，终于成为美发设计师，又成为空中大学茶艺老师……多少的茶叶冲泡成香浓美味？多少茶染工坊由她传授流传？她一路随着心中的鼓声，转变了自己的生命步调，接近了至美的境界。

这些越活越美丽的智慧美女，让我也分享到了她们生命中的高度深度。她们共同的特色也是美丽的秘诀是：能倾听自己，接纳自己，并进而发挥潜能，从学习中改变自怨自哀，并舍弃依赖的情愫，接近自我完成。

从她们身上，我得到证实，不错，美丽是有迹可寻的，即使是活到80岁、90岁、100岁，她们都不会故步自封，她们始终倾听自己，对人生充满着好奇与新鲜的活力，当然也越活越美丽。

“30岁以前的容貌是天生的，30岁以后则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”，这一念，改变了人生，突破了自限，也活出了自己的美丽。



陈亦叔摄

移民行李箱

黑沙湾（美国）

满登登的行李箱
放在航班验票处
它装的是我故乡

移民多少年
它和我一起安家
异国，日子无声
我以为上了锁
就能关注奔突的乡思

今晚又是月圆
钻石山上遥看
万家灯火
可是家乡的银河
移居地面？

可是为了喂饱
我的思念？

我赶忙打开行李箱
一把后山的山稔花
一把村前田垌的黑土
一本小时候的课本
还有吗？一定有

翻遍了
翻遍了
哦，小小行李箱
怎么装得下
完全的故园？